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

第一回 靈隱寺禪僧貽寶倡 苧蘿村蝴蝶作冰人

詞曰：世事傷心甚，天公難借問。奇才不值半文錢，困、困、困！閑檢遺聞，忽驚佳偶，試編新聽。富貴今非命，成敗何須論。一春長，莫向花前近，恨、恨、恨！當日隋皇，後來唐主，異時同盡。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話說隋朝仁壽年間。江南建康府有一秀士，姓蔣名巖，表字青巖。父親蔣國士，曾為陳朝大司馬，隋文帝得位不肯仕，家西子湖邊，邱壑自娛，竟以壽終，母親葉氏，相繼而卒。單生蔣青巖一人。這蔣青巖臨生之夜，蔣夫人夢孔子抱送。因此，這蔣青巖生得身長七尺，美如冠玉，倜儻風流，聰明絕世。真個一目十行。子史經典，般般精通；詩詞歌賦，件件驚人。正是：

才如子建人難及，貌過潘安世莫雙。

這蔣青巖每入城市，那城市中人就如牆似壁，堵塞不通，都來觀看。人人稱羨，個個驚駭，都道是神仙謫世。便是蔣青巖也顧影自愛，想著自己纔品不群，立心要做個世上第一等的人。常念他父親曾受陳朝大恩，雖不能殺身報國，卻也不曾屈膝二君。因此，蔣青巖也敬守父志，無意功名，終日與二三好友，謚究古今，讀書學道，不求聞達。且他父親在生，為官清正，所遺的家業也不算十分富厚。家人僕婢，足供使喚，在蔣青巖也不為不足。只有一件，他年已二十，尚未娶妻。這杭城的富家大族，都要將女兒嫁他，情願厚陪嫁奩，只要圖他這個乘龍佳婿。眾媒妁絡繹不絕的，反來求這蔣青巖。怎奈蔣青巖只是不允，向那眾媒人說道：“你們眾人不必常來煩瑣，料這些粉粧綉帛、俗女凡胎，哪裏是我蔣青巖的對子，則除非是色如西子，纔似文姬，德比孟光的，方能可允。”眾媒人聞言，胸中暗想道：題目雖難，只是蔣相公這樣有品，也須是西子、王嬙，纔配得他過。眾媒人自此不復再來。蔣青巖也全不以為此念。

一日，正值三月初旬，天氣晴和，柳肥花綻，不覺動了遊春之興。寫了兩個簡帖兒，喚過隨身一個書僮，喚作伴雲的，來到跟前，分付道：“你可速將這兩個帖子，送到城內張、顧二位相公處，說我在家專候，即來回報。”伴雲領命前去。

卻說那張、顧兩人，一個是張吏部之子，名平，字澄江；一個是顧司徒之子，名乘龍，字躍仙。這兩人都是文章魁首，風流班頭，青年妙品，也都未曾娶妻，與蔣青巖為八拜之交，心同道合。這日，他兩人都在家裏，見守門人傳進蔣青巖的帖子，兩處都忙喚肩輿，前後望蔣青巖宅中來。蔣青巖立在門外迎住，三人攜手同到內書房中坐下。伴雲忙去捧茶。蔣青巖向張澄江、顧躍仙說道：“連日春光明媚，湖山可人，兩兄何以不一見顧？”張澄江答道：“連日因老母抱恙，不敢少離。今日小安，正欲過訪，而尊簡適至，別無他故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弟不知老伯母貴體欠和，有失問候。不知躍仙兄亦有何事？”顧躍仙道：“小弟連日為檢點先君遺稿，發刻、編次方完，正欲相求大序，以光卷首。”蔣青巖道：“老伯生前功業文章，素為海內推服，急宜發梓，以為後輩典型；兼見吾兄大孝，此舉甚當。拙序義不容辭，但恐後生淺淺。不免佛頭著糞之謔。”三人說了一會，蔣青巖道：“今日天氣甚佳，小弟已備一樽，與兩兄同遊韜光、靈隱，一覽花柳之盛。晚間便宿小齋，同過湖心亭看月，何如？”張澄江和顧躍仙連聲答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，自來我杭人遊湖，多是白晝，從不曾月下領略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兩兄不知那月下湖光的妙處，真個難以形容。于今且去遊山，到晚間試看便知。”正說間，伴雲走來稟道：“轎已齊備，酒席已先去了，請相公起身。”蔣青巖聞言，便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到門外上轎。三乘轎子，緩緩而行。只見那一路上，遊人如蟻，車馬成行，即垂花笈，水綠山青，好生可愛。有詩為證：

柳肥花綻暮春天，水綠山青滿目前。

今古遊人將不去，年年載酒醉山巔。

三乘轎子行不多時，已望見靈隱。三人一齊下轎，攜手而行。但見那遊女如雲，一個個都下了轎子，雜在男子隊裏遊玩。這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看那些婦女，都是粉粧脂補的物事，絕無一人入得他三人的眼睛。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，坐了一回；又到飛來峰下，遊玩半晌；串了一回洞，然後纔進靈隱寺中去隨喜。這年，寺裏到了一位善知識，喚做自觀和尚，在寺內談禪，因此比往年更覺熱鬧。蔣青巖等三人素厭和尚，怕去相見，只就在大殿上隨喜了一會，便從後路竟望韜光而來。未至半山，早見眾家人檢了一塊平地，鋪下氈子，擺了酒餚，見蔣青巖到了，一齊垂手侍立。張澄江道：“我們正要登頂，何不竟將酒席移到山頂上去！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弟愚意，也正是如此。”忙分付家人移席上山。他同了張澄江、顧躍仙隨後緩緩而上，一步一步來到韜光絕頂。

此時日已過午，三人俯仰四顧，只見天無片雲，空翠欲滴，青山萬疊，古木千章，真有振衣千仞崗，躍足萬里流之勢。這韜光絕頂上，還有一件大觀，顧躍仙用手指著，向蔣青巖、張澄江二人道：“二位兄長，你看那綠沉沉的是湖，黃滾滾的是江，白茫茫的是海，那江湖之間，人煙攘攘的一個大圈子便是杭城，真好大觀也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二人看了一會，都道：“壯哉，壯哉，如此好光景，須各賦一詩，庶不負此遊。若默然而歸，豈不令山靈笑人乎！”顧躍仙便向蔣青巖道：“今日吾兄是主人，就請吾兄限韻。”蔣青巖道：“眼前光景佳甚，若限韻拘體，便受其縛。這都是近日那些讀日記故事的詩，與山人詞客出丑的圈子，我們還是任情縱筆為妙。”張澄江、顧躍仙都道：“此論最是。”蔣青巖便分付家人將樽前一個罰杯、滿篩一盃熱酒，向張澄江和顧躍仙道：“如此酒寒而詩不佳者，罰跪飲三大杯。”說罷，三人或仰面、或俯視，或舉杯不語。不半晌，蔣青巖喚伴雲取隨身紙筆過來。那伴雲忙去捧過一個拜盒，安在氈上，取出端硯紫穎、古墨名箋，擺得停停當當。蔣青巖不慌不忙，展開箋紙，提起筆來，寫上一首詩，道：

春光攜手上韜光，仰看虛空俯太荒。

半勾西湖沉翠黛，無邊東海浴扶桑。

人煙城郭團團裏，江水魚龍森日長。

多少興亡多少恨，一杯同與吊斜陽。

蔣青巖寫罷，隨即便是顧躍仙接過筆去，寫詩一首，道：

絕頂天風細，低頭海氣浮。

江聲流日夜，湖水歷春秋。

共此一樽酒，真同萬里遊。

杭城剛片土，仿佛繫孤舟。

顧躍仙剛剛寫完，張澄江的詩也做完了，提筆寫來一首絕句，道：

江流一曲海茫茫，湖水西來落日黃。

報道湖中歌舞歇，幾多車馬入錢塘。

三人題罷，一齊拿到樽前，大家輪看，互相贊賞。蔣青巖命伴雲試那杯中，酒氣尚溫，笑道：“我輩恨不與曹家郎同時，令彼七步獨得千古。”三人大笑。張澄江道：“只小弟這二十八字，太討便宜了。”顧躍仙道：“不朽之句，正不在多。”三人又痛飲了一回，然後攜手下山，仍從靈隱舊路而回。

剛到山門，只見一個小沙彌前來迎住道：“老和尚知三位居士今日在山上，美酒佳餚，十分醉飽；又各有題詠，未免勞神，備有苦茗一壺，替三位居士解渴消煩，遣小僧在此迎候，請到方丈一敘。”蔣青巖聞言，向張澄江和顧躍仙笑道：“那自觀和尚，想亦是趣人，我們同進去會會如何？”張澄江和顧躍仙依言，一齊同了那沙彌來到方丈門首。那小沙彌先進去啟過那自觀和尚，然後蔣青巖等三人方纔同進方丈。且看那和尚，怎生模樣：

褊袒右肩，雙瞳如電。鬚眉似雪，穩坐蒲團。稜稜頭骨如拳，隱隱毫光滿面。若非羅漢重生，定是菩薩出現。

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齊向自觀和尚作禮。自觀和尚立起身來，打了一問訊，笑嘻嘻道：“居士們好瀟灑也，老僧備下一瓶苦茶，要與三位居士潤潤詩腸，清清醉眼。”分付沙彌篩了三杯茶，送到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手中。三人吃罷，都覺口舌生香，眼清神爽，將先前的酒氣，都消歸大海中去了。自觀和尚問他三人的出處行藏，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大略說了幾句，只有蔣青巖長嘆不語。自觀和尚笑道：“居士心中，敢是有甚不足處麼，老僧已看破多時了。居士豈不知那龍逢、比干，一堆荒草；伯夷、叔齊，兩個餓夫。便是那秦皇、漢武，至今又是幾度興亡了！這段公案，且須放過一邊。于今老僧有個商量，卻非老僧杜撰，本是三位居士的前數。老僧寫得明白，封在此間，三位居士帶回去，細細觀看。此後前半段的事件件都在上面，後半段卻由得居士們自家主張了。”說罷，自觀和尚便向袖中取出一個封兒，封得十分堅固，遞與蔣青巖收了。蔣青巖見自觀和尚語言不凡，相貌奇異，料其中必有緣故，也不好當面輕拆，三人作謝而別。小沙彌送他三人到方丈門外，拱手道：“小僧不及遠送了，封內事，居士們須要及早求媒，休孤負了老僧這段婆心。”三人唯唯而別。

此時日已西沉，蔣青巖等三人，因那封兒，都懷了一肚猜疑，要拆開觀看。又因途中不便，只得上轎回家。到了家中，已是上燈時候了。蔣青巖也不待吃茶，忙忙分付上出燈來，取出封兒，同張澄江、顧躍仙等開拆。拆了兩層紙，裏面纔出一個東帖兒來。蔣青巖取出那帖兒看時，上面卻是一首四言八句的詩。那詩道：

三鳳東飛，皆得其凰。
惡風吹水，散我鴛行。
奮身而前，頭角廟廊。
破鏡重圓，明月輝光。

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都理會不出。蔣青巖道：“遭頭兩個，象是你我婚姻之事，東飛是要我們東去，後六句卻難解說。”張澄江道：“小弟數日內正要拉兩兄同渡錢塘，共遊浙東，訪山陰之盛。今日看來，正和了這個‘東’字，何不明日即便起身，試走一遭，兄意何如？”蔣青巖和顧躍仙都喜道：“弟輩亦有此興久矣，倘得吾兄相攜，誠為快事。明早便去束裝，午間便渡江，何如？”三人商議已定，蔣青巖分付家中，安排酒餚，送在湖船上。看月。正說間，烏雲陡起，雷雨交作。蔣青巖向張澄江、顧躍仙嘆道：“天道莫測，即一飲一酌，皆不可預定。古人云行樂當及時，此語良可念哉！”張澄江顧躍仙兩人都為之浩歎。蔣青巖便教將酒席擺在廳上，三人同飲。飲至二鼓，三人同榻而臥。

次日黎明，張澄江、顧躍仙二人各自回家，收拾行李。已飯後，蔣青巖和顧躍仙都到了張家，各帶兩三個家人、書僮，押了行李，一同出城，上了渡船。這日風順，不上一餐飯時，已到了蕭山縣。次日起早，到紹興城外，當下就在城外覓了一所潔淨僧房住下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議定，先遊會稽。隔夜分付家人，僱下三乘轎，三頭驢。次早各帶一個僮僕，及隨身鋪蓋，其余的家人看守行李，一齊起身望會稽山來。這會稽是海內的名山，奇秀甲天下，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者是也。這山內所有古往今來的勝蹟，不可枚舉。蔣青巖同了張澄江、顧躍仙一路行來，到了山下，尋了一個幽雅的下處，安了鋪陳。他主僕六人，便一齊入山，訪古問勝，窮幽極奧。一連遊了數日，或登高，或眺遠，或飲酒，或賦詩，或悲歌長嘯，無所不至。遊完了會稽，又到諸暨縣去遊芋蘿山，訪西子故居、浣紗遺址，處處都留有題詠。他三人一路上你唱我和，真個有興。正是：

山靈有幸逢才子，彩筆題詩在上頭。

三人一連又在芋蘿山中遊了兩日，大家都覺困倦，回到下處休息。這下處也是一個隱者之居，依山就石，松柏參差，水雲繚繞。正是：

山靜似太古，日長如小年。

這日蔣青巖偶然到門外閑步，只見一群蝴蝶，將近數十，其大如掌，五色燦爛，自西飛來，直望著東邊山內緩緩飛去。蔣青巖見了，十分驚羨，心中想到：吾聞蝴蝶所向，必有奇花異卉，我不免跟著他進去看看，也是一件趣事。一邊想，一邊望著那群蝶兒走去。你道可是作怪！那群蝶兒飛了一會，見蔣青巖走不上，他又歇在樹上、艸間，就像等待之狀：見蔣青巖走近，他又飛起，恰如引路一般。直過了四個山崗，到了第五個山崗之內，有一塊平坦地面，約百餘畝寬闊，中間高槐大柳，茂林修竹，四圍峰巒層疊，春禽滿耳，恍然仙境。蔣青巖也無心觀看景致，直限定那群蝶兒走去。走了數十步，只見那茂林中露出一角青粉高牆。再轉數步，見一座門樓，兩扇竹扉，半開半掩，卻不像人家的大門，蔣青巖抬頭一看，見門上釘著一個扁，扁上寫著：“後桃源”三個大字，並不曾落款，蔣青巖方纔知是個大家的園子。那群蝶兒竟往園內飛去，蔣青巖欲待跟那群蝶兒進去，又恐怕被人盤問；欲待不進去，想那群蝶兒飛來的光景，卻象有些緣故，心中左思右想，只得讓那群蝶兒先去。蔣青巖在門外想了半晌，道：“無妨，無妨，便是大家園亭，也是容人遊玩的，便有人撞見，我自有的話對他。”算計已定，便放開腳步，竟往園內走來，行過一帶回廊，轉過菜香棚、茶藤架，只見一灣流水，兩岸桃花，真個可愛。蔣青巖看了半晌，遠遠望見對岸的樓閣縹緲，欲待過去，奈無舟可渡，只得沿岸走來。忽見幾株深柳，籠住一條板橋，蔣青巖心中甚喜。將衣袖分開柳枝，輕輕走上橋來。你道可又作怪！那群蝶兒正在這橋上飛舞，蔣青巖暗暗道了幾聲“奇怪”。那群蝶兒見蔣青巖到了，他便望前飛去。蔣青巖想道：“這群蝶兒頗似有因。我于今到底直限定他，討個下落。”又隨著蝶兒轉彎抹角，過了幾處亭臺池館，隱隱見朱扉半啟。蔣青巖走到門邊，聽得裏面有婦女聲音，恐是人家內宅，只得閃在湖山石邊，聽那裏邊說話。不防裏面走出一個青衣女子來，年可十三四歲，朱脣皓齒，鬢髮齊眉，打扮不惡。手中拿一把團扇，見了那一群蝴蝶兒，忙忙用扇去扑，口中叫道：“韓姐，你看好一群大蝶兒，快來扑住他耍子。”蔣青巖連忙躲到一座牡丹臺下，偷眼觀著門內，看還有甚人出來。不半晌，那門內果然又走出一個女子來，年可十八九歲，生得十分俏麗。怎見得：

體態輕柔，容顏秀雅。湘裙下三寸金蓮，雲鬢中兩行翠鳳。體似楊柳小蠻腰，賽過櫻桃樊素口。

那女子身穿了一件綠色春衣，手拿了一把葵花宮扇，望著那青衣女子問道：“蝶兒在哪裏？”青衣女子道：“方纔一群蝶兒，都被我扑散了，止扑得一個在此，我拿與小姐看去。”那綠衣女子道：“小姐更衣去了。也好就來。”說猶未了，只聽得門內步搖聲響，走出一位絕世的佳人來。怎見得。

二九芳年，三春美景。黑發如雲，蛾眉露兩行新月；紅顏似玉，朱脣含一點丹砂。不長不短，不瘦不肥。宜喜宜嗔，宜嬉宜笑。薄羅衣新裁燕子，凌波襪淺襯湘裙。真是王嬙再世，宛如西子重生。

蔣青巖偷眼觀見那位佳人，不覺魂飛天外，暗暗稱羨道：“蔣青巖癡生二十歲，不信世間有這等絕世的女子，莫不此處是甚神仙境界麼！”又想到：“我方纔聽得那兩個女子稱他做小姐，想必是甚縉紳之女，如今我躲在此間，萬一遇著他家的家人、院子，豈不弄出事來？”又想到：“我蔣青巖這般人品，便上前與那小姐見個禮，道聲萬福，他也未必見拒。”正躊躇間。只見那青衣女子，將手中的蝶兒送到小姐跟前道：“小姐你看，這個蝶兒生得這般樣大，如此燦爛。真個好耍。”小姐接到手中，細細觀看，說道：“果然這樣蝶兒，從來罕有。你卻不該扑散了他的伴侶，他一片愛花情佳，尋春至此，只該聽他在花間飛舞，點綴春光，扑他則甚？”那綠衣女子在旁說道：“小姐這篇議論，真可謂現身說法，這蝶兒也須點下。”小姐微笑了一笑道：“韓香姐，你可將這蝶兒，到那百花深處放了，令言早去尋群逐隊，莫耽誤了他的良辰。”綠衣女子隨即接到手中，輕移蓮步，走到一株碧桃花上，抬起頭來，正待放那蝶兒，忽然到退幾步，口中道：“呀！你是甚人，因何到我內宅來？”那青衣女子在後面聽得，連忙跑來觀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